



1947年,我11岁。那年秋季,爷爷奶奶带我落脚到奥地利的一个难民营里。我们的所有财产,就是穿在身上的衣服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,我们一无所有,但好歹活下来了。

难民营里挤满我们那样的穷人。尽管沉闷、拥挤,不过毕竟有屋顶遮荫,有捐赠的衣服穿,有汤水和面包填饱辘辘饥肠。但爷爷却觉得难以忍受,他讨厌穿慈善服装,讨厌不能像以往那样为家人提供膳食。无助的感觉压垮了他,他花了许多时间祈祷。

这是一枚造型简单的黄金吊坠,心形,中央镶嵌着一颗小钻石。当初购买时花费不多,但妈妈露丝却视若珍宝,一直佩戴着。因为它是爸妈结婚25周年时爸爸赠送的礼物。

爸爸离世后,吊坠对妈妈来说变得愈加珍贵。只有去医院诊疗时,因为护士的坚持,她才不情愿地摘下。一旦“禁令”解除,她立刻重新戴上,手指无限深情地摩挲着它。

1991年的一天,妈妈到医院做肺部检查,检查后吊坠不见了。她哭着打来电话叫我帮助寻找。这时她的记忆力开始减退,我把可能放吊坠的地方找了个遍,毫无结果。就这样,吊坠如同日出后的露珠一般消失了。过了好几个周,妈妈才相信吊坠被人拿走了。以后,只要有女士经过身旁,她就把目光投向人家的领口,发现类似的吊坠,就拦住对方,把它翻过来看背面是否刻着自己的名字。那时我们还没意识到她这不理性的行为已是老年痴呆征的症状了。

妈妈的病情日益加重,她搬来和我一起生活,我们将她的物品匆匆收拾打包,之后就再没打开过。其中有个箱子在我壁橱顶一搁就是三年。妈妈生命中最后六个月是在病床上度过的。她偶尔清醒时,我们会聊聊过去,她仍经常提起丢失的吊坠,同时摸摸脖子,好像在看有没有奇迹发生,吊坠是不是重新出现了。

1997年5月,妈妈的曾孙女莫妮卡即将毕业,我的六个子女也准备携家带口回来探亲。三周后,妈妈开始发烧。又过了一周,她开始吃不下东西。

妈妈,再坚持两天,我把流体食物滴入她半张半合的嘴里,暗暗祈祷。终于,全家人都回来了,大家聚拢在她的床边,妈妈从半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,跟我们说话,一句勉强听清的“我爱你们”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。

后来,妈妈睡着了,莫妮卡告诉我,在她八九岁时,曾祖母曾答应送她一枚戒指。戒指并不贵重,但有着

营地外是漂亮的山脉,有清澈的河水淌过,农场里散落着吃草的牲口。那条河叫德劳河,夏季的一天,爷爷和我在散步时,在乡间发现了那条河。爷爷说,他在做梦时,有人指点他来此散步。

“你就在水边玩,我去干点事。”爷爷突然叮嘱我,眼中闪过一丝亮光。我在阴凉处嬉水,爷爷在河岸边走上走下。我注意到,他在河岸上割遍地都是的柳条。不一会儿,他割了一大捧,带回营地。

“你用它们做啥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我编几只篮子。”爷爷回答。

特殊的纪念意义。

我和莫妮卡从壁橱顶部取下那个箱子,打开,拿出首饰盒,里面并没有戒指。重新搜索箱子,又发现一棕色小纸盒,贴着“精品首饰”的标签。打开看时,我不觉莞尔,里面有损坏的圣诞节胸针和脱落了宝石的耳环等,每件都能唤起一段特别的记忆。当然,妈妈答应送莫妮卡的戒指也在纸盒里。找到戒指,目光重新回到箱子上,最底层是几个看上去不曾用过的小信封。其中一个中间隆起。翻过来,上面的文字让我血往上涌:“丈夫送的吊坠”,妈妈的笔迹。

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,没错,里面装着的正是妈妈那枚金制的心形吊坠,背面镌刻着铭文:赠露丝,25周年纪念。我和莫妮卡大步走进妈妈的卧室,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妈妈,妈妈,快醒醒!看我们找到了什么!吊坠,爸爸给你的吊坠,你丢失了的吊坠!

妈妈伸出她瘦削纤弱的手,手指在我的掌心慢慢摸索,终于她摸到了那熟悉的宝贝,脸上绽放出笑容。她温柔地把吊坠拿在手里放在胸前,深深地吁了一口气。那双几近失明的眼睛里流露出爱和喜悦,脸色也柔和光亮起来。随后的24小时里,妈妈没有挪动那只手,甚至我给她擦洗胳膊时也没有动。最后,她让我把吊坠给她戴上。在妈妈去世的前一天,我把吊坠摘下来,缠绕在她的手上。妈妈也实现了她最后的心愿,她一直希望能在家中平静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,不要医生、护士,只有家人陪伴左右。

当81岁的妈妈告别尘世与她心爱的丈夫团聚的那一刻,我坐在她身边,手握着她的手,那枚吊坠就在两只手掌中间。

现在我还常常记起与父母共同度过的美好岁月,妈妈已然不在身边,但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的存在,感觉到爸爸的存在,尤其是在我握着那枚见证了他们深沉永恒爱情的吊坠、那枚如今戴在我脖子上的心形吊坠时,这种感觉更加强烈。

的男生居然有共同的爱好,太不可思议了。”但是他不动声色地说:“现在,请女生介绍自己。”

班里唯一的女孩站起来,一字一句介绍说:“老师好,我的名字叫月亮……”

老师这才恍然大悟,差一点被熊孩子们套路了。

苦中寻乐

◆(匈牙利)雷尼·伯格哈特
袁长燕(编译)

“篮子派什么用处?”我问他,突然想起他的业余爱好就是编织。“我把它们卖给奥地利人。”

爷爷找到几块旧木板和砖头,在营地里搭了张工作台。他仔细地剥掉柳条皮,开始编第一只篮子。一大群人围拢来,看着他操作,更有些男孩自告奋勇地帮他去割柳条。“谢谢!要是我卖掉篮子,我给你们钱,感谢你们的帮助。”

一周左右,六只漂亮的篮子可以上市出售了。爷爷把它们挂上长拐杖,扛在肩头,朝镇里走去。天黑前,爷爷回到营地,篮子

全部卖光了!他从随身袋子里掏东西给我。那是我心仪已久的新故事书。上次我俩散步时,它就在书店橱窗里展示着。

“谢谢你,爷爷!”我尖叫着,搂住他的脖子。“我没想到,你真的买了这本书。”

“你应该读的。永远别忘记,只要有意愿和决心,你总是能苦中寻乐的。”接着,他又从袋子里掏出一团红纱线和一根钩编针递给奶奶。“我记得你一直想活动活动手指,特雷兹。这些也许有用。”奶奶接过纱线,满眼泪。爷爷在去给帮过他忙

的男孩们送钱时,自豪地宣布:“我有订单了,要编更多的篮子。”

整个夏季,爷爷继续着他的编织。而且,只要有人对编织感兴趣,他都会教。他卖掉第二批货后,为自己买了根钓鱼竿和大平底锅。他用石头垒了个灶,烤了一大堆他从河里钓到的鱼,与邻居们共同品尝。营地里飘出烤鱼的芳香,简直太不寻常了。

我爷爷是个神奇的送礼人。他送给我的书,是我望眼欲穿的。他还让我学到了人生苦中寻乐的真谛,那种经历令我获益终生。



■ 诊断

(美国 鲍卢斯)

小淑女

◆(美国)杰·阿宾顿
夏殷棕(编译)

我开车去见我朋友,大概两小时车程,开了约有半个小时,发觉左侧的一辆卡车与我并行了好一段路,一定有人在看我,我也弄不清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,于是我侧脸看过去,还真有个看上去八九岁的小女孩,看着我开着车与他们的卡车并驾齐驱,她见我看着她,脸上绽开笑容,并挥起她的小手跟我打招呼,我也挥了挥手,继续向前开。

大概又开了四十分钟后,我开进了一家加油站,掏钱准备加油时,摸遍了所有的口袋,却没有找到那20美元,我记得清清楚楚,口袋里一定有20元钱的,这时我听到有人小声说:“劳驾,先生!您是在找这个吗?”

我转过身,看到了路上遇到的那位卡车里的小女孩,一

只手高高地抬起,手里捏着张20美元的票子。我迷惑不解,她大概是从我摸钱的神态里猜出来的吧,只听她接着说:“这是您在过桥付钱时落下的。”

我好生惊讶,不由自主地向外看了看,见那辆卡车就停在那里,小女孩的爸爸满面笑容,对我挥手。我回过神来,蹲下身,看着女孩,接过她手里的钱,说:“年轻的女士,非常感谢!”她有礼貌地回答:“不用谢!”我为她打开卡车副驾驶门,她爬进车里,我说:“先生,您拥有这么一位特别的女儿,真令人羡慕。”他看着女儿,眼里放着自豪的光,说:“是我女儿,她一定要我拼命开,一定要我追上你,好把钱还给你。”我说:“年轻的女士,你使我今天特别开心。再一次向你表示真诚的感谢!”

不被小挫折困扰

◆(美国)丹·塔伯 李克红(编译)

塔伯年轻时,曾经在曼哈顿郊外的一座农场工作,负责给马厩添加饲料。

如果当时的经济稍微景气一点,塔伯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份工作。要知道,他是受过一些教育的,所以对很多事都觉得很不满,他经常会有各种抱怨。一次,他因为对老板提供的午餐不满意而发牢骚,最后他对工友老麦克说:“真是太见鬼了,等经济好一点,我会立刻卷铺盖离开这里!”

老麦克叹了口气说:“你知道我都受过哪些苦吗?我告诉你,我曾被关进奥斯威辛的集中营,我在那受尽了折磨,还生了

场大病,但我没有抱怨和憎恨,只是静静地等待正义的来临,最后我被释放了,现在成了这座农场的工人,我觉得自己很幸福,塔伯,你听着,你还年轻,你完全没必要这么烦躁,你现在的所有的烦躁都不是因为工作或午餐,而是你自己犯了个大错误。”

“有吗?我犯了什么错误?”塔伯惊讶地问。老麦克笑笑说:“你的错误就在你连‘小挫折’和‘大困难’都分不清楚,我告诉你什么是大困难,假如你骑马摔断了脖子,或一觉睡醒发现周围全是对准自己的枪,这才是难以对付的大困难,相比之下,你现在承受的这些只不

过是小挫折罢了。不要为了小挫折而烦恼,否则你将永无宁日。”

塔伯很受触动,此后每当遭遇到不快乐的事,他就这样告诉自己:“这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,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挫折罢了。”塔伯再也不抱怨了,他认真真地工作,后来收获到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知识,十年后,他根据自己的这些知识创办了农业公司。

现在,这家公司已经交给了我管理。没错,那个在马厩里发牢骚的塔伯,他就是我的父亲。“你可以轻松躲开一头大象,却未必能躲开一只苍蝇,不要被小挫折困扰,否则你将永无宁日。”后来,父亲经常这样对我说。

妈妈的心形吊坠

◆(美国)多萝西娅·巴威克
翟振祥(编译)

绝配

◆ 鹿启帆(编译)

阿什米塔是孟买的一位亿万富婆。一天,阿什米塔在拍卖会上买下了一个珍贵的花瓶。这个花瓶是她梦寐以求的。

回到家后,阿什米塔把花瓶放在了卧室。她觉得,必须与花瓶相伴,才能入眠。但她发现卧室的颜色与花瓶的颜色极不协调,她决定把卧室的颜色也漆成花瓶的颜色。

于是她请来了油漆匠。油漆匠按照阿什米塔的意思努力调出与花瓶相配的底色,但偏执的阿什米塔总是觉得不满意。就这样,油漆匠换了一拨又一拨,结果却总不能令阿什米塔满意。

最后,一名外地的油漆工布赫瓦尔德来到了阿什米塔的家。他拍着胸脯向阿什米塔保证,他能调出她所要的颜色。阿什米塔有点怀疑,但还是雇佣了布赫瓦尔德。

第二天下午,工作完成了。阿什米塔惊喜地发现,效果果真与她要求的一模一样。她高兴地付给了布赫瓦尔德两倍的工钱。

领到工钱后,布赫瓦尔德就与他的老婆坐上了回乡的火车。火车出站后,布赫瓦尔德的老婆问丈夫:“布赫瓦尔德,我真为你感到自豪。那么多人做不了的工作,你却做到了。但是,我很想知道,你是怎么使卧室的颜色与花瓶的颜色搭配得那么完美的呢?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,我只不过是把花瓶给漆了。”布赫瓦尔德笑着答道。

共同的爱好

◆ 赵文恒(编译)

新学期,老师进入教室:“同学们,请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,报出你的名字和爱好,先从男生开始。”

第一个男生:“我叫丹,喜欢看月亮。”第二个男孩:“我叫吉姆,我喜欢看月亮。”第三个男生:“我叫菲尔,我喜欢看月亮。”

新老师心里暗暗称奇:“一个班